

剑手琴心

高玉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回 救公子姜氏女弹丸神功 十卷
诛奸夫烈男子埋名隐姓
- 第二回 二情人紫薇林终身私订 十卷
小义公遭厄运命染黄泉
- 第三回 情真意切痴男倩女得见 十卷
棍棒无情家严之命勿违
- 第四回 天乐寺打不平红羽动武 十卷
初进府撞家严家法显威
- 第五回 茹芝宇施毒计红羽受骗 十卷
何珠玑得凶信痛断肝肠
- 第六回 骗红羽走天津客栈暂住 十卷
贼芝宇逛妓院巧遇一芸
- 第七回 救少女姜红羽大打出手 十卷
欲夺房冯景山无理纠缠
- 第八回 尉之河踏钉板轻功巧用 十卷
姜红羽受挑拨欲动春心

第九回 黄露琏露真相原是飞艳
无辜女遇歹徒又是冯贼

第十回 一芸女遭奸污投河寻死
岑叶男被毒鸩含冤丧生

第十一回 黄露琏丧前夫又生歹念
何珠玑娶新人洞房花烛

第十二回 姜红羽洞房内再救公子
侠义女受蒙骗终于失身

第十三回 何大人气难忍人事不醒
于管家为捉奸遇害身亡

第十四回 苏夫人失珍宝悬梁自尽
小云荷出何府奔走天涯

第十五回 冯景山诈钱财巧施奸计
姜红羽抱不平弹打凶顽

第十六回 小夫妻回京都胡府落魄
云荷女道真情红羽失魂

第十七回 定毒计黄露琏无耻献媚
利斧下姜红羽着实可怜

第十八回 存温情二贼人暗中赠物
睡朦胧五龄童得知天机

- 第十九回 迟衡轩救茹贼仓惶逃命
何珠玑会姜女痛肝断肠
- 第二十回 回京都拜泰山希望泡影
遭不幸姜氏女再遇劫难
- 第二十一回 姜氏女为复仇忍辱存命
茹贼男终得势血染何府
- 第二十二回 二遗老因守旧自寻短见
两夫妻志不同分道扬镳
- 第二十三回 何珠玑祭亡灵撕心裂肺
姜红羽进京城思绪万千
- 第二十四回 两兄妹重相逢悲喜交半
二贼人再见面各怀鬼胎
- 第二十五回 茹芝宇罪有应得登鬼录
冯景山寿命已终进木笼
- 第二十六回 四季春投书信哑子试探
丞相坟使离间仇贼丧生
- 第二十七回 鲁飞艳命数尽开泰南下
姜红羽再不幸珠玑吞珠

第一回 救公子姜氏女 弹丸神功

诛奸夫 烈男子 埋名 隐姓

初春。

冻土和解，万木复苏。田中麦苗，葱绿无垠。路边野草萌生，五彩小花馨郁芬芳。

路上，行来两乘坐骑，一老一少。年老的岁在五旬开外，淡眉、细眼、鼻骨有些塌陷，三绺长髯，一股粗辫甩到马肚下边。年少的约在十七、八岁，眉目清秀。上身穿一件香缎绣花短袄，下身着一件青缎隐花肥裤，外披一件牡丹花大氅，显得风流潇洒。他姓何，名珠玑。那年长的姓于名煌，是何府的大管家。

村野美景，使何珠玑心旷神怡。他下了坐骑，手揽缰绳，漫步信游。他似顽童，忽而足踢路边小草，忽而摘朵野花，送到鼻下饱吮浓香。管家于煌却未下马，他勒马缰，随后跟了几步，催促道：“二公子，这才出村二、三里路，似这等缓慢，几时才能到天津卫？该赶路了。”

何珠玑斜眄着于煌，心中大为不悦。但又不能不从于他。他是父亲的心腹。想自己是初次离开汝环村，临行之时，家严再三叮嘱，一切须听老管家的。倘若他回府多嘴，禀告父亲，何府家法甚严，少不了一顿鞭苔。无可奈何，他悻悻地上了坐骑，随于煌驱马前行。

出村已有七、八里路，路边出现了一片树林。清一色的杨槐，树干粗状，枝杈上的叶芽返青，已然绿了一层。何珠玑好奇，问道：“这片林子好茂盛，是哪家的？”

于煌一手拉了马缰，一手指指左前方大约有二里之遥的一个村庄，道：

“那村里，在雍正年间，出了一位户部尚书，复姓尉迟，取名一个光字……”

“原来是尉迟大人，我知道的。”何珠玑说，“他曾有诗：‘似痴如醉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这首绝句单道那紫薇的好处。”

“巧了。”于煌言道，“这片林子取名也唤‘紫薇’林。据讲，这‘紫薇’二字是京中一个金粉的芳名，尉迟大人与她打得火热。不期紫薇薄命，早早升天了。大人时时思她，告老还乡后，在这方栽了这片林子，取名紫薇林。”

何珠玑说道：“原来这片林子是尉迟府上的。”

于煌摇首，说：“尉迟大人两个公子不争气，每日里掷五喝六，又沉于酒色，家业毁了大半。到了孙子那辈儿，更是糟糕，穷途潦倒，连这林子也卖了，易了主人。真应了一句俗话：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或许是触景生情，何珠玑倏然想到何府，心跳也快了许多。

这时，忽然大路飞来一乘坐骑，四蹄嗒嗒，马后洒下一路烟尘。容不得何珠玑主仆闪身让路，马上主人已拉住了缰绳，乌锥马前蹄腾起，对空一声嘶鸣。霎时，前蹄落下，似地上生根，纹丝不动，与何珠玑主仆的两匹白马相互对峙。

何珠玑看那马上主人，是条壮汉，年约三十开外。胯下

腰圆，浓眉大眼，目光烁烁，威风凛凛：穿一件青色亚布疙瘩小袄，腰间系一条白孝带。

壮汉勒马，先是愣了一阵儿，而后吼道：“二位，对不起了，兄弟途经此地，腰中盘缠用尽，只好向二位借些银两。”

何珠玑离开汝环之时，母亲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路多加小心，若路上遇那剪径强人，身上财物尽可让他掠去。他安慰母亲，自己不是顽儿，遇事自然能应酬。不期出村不足十里，果然撞上劫抢之人，到了此时，他竟噤若寒蝉，六神无主了。

汝环村隶属直隶武清县管辖，地处京津交界之处。这趟路于煌管家常来常往。一路倒有几处强人出没之地，他了如指掌。即使碰上也无须担惊害怕。这劫路强人多是贫苦中人，无非掠些财物，换成粮米，填充饥腹求个温饱。再厉害的也是杀富济贫，不扰良善。他是何府管家，何府主人何卢松曾做过江苏总督，后升至英武殿大学士。做官时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后来告老还乡，在汝环村中，从不仗势欺压乡民，为人磊落，远近驰名。强人们和于煌弄得熟了，都知他是何大人腹，也就不再找他的麻烦。他不曾想到，今日遇这强人，素不相识，心中也是惶恐。但他终究老成，双手抱拳，微微躬身，作一揖道：

“这位义士，借银两倒是好讲，不知你可认得这位公子？”

壮汉两眼何珠玑后，摇首：“不知。”

“你可知大学士何卢松？”

“莫非是做过沧州府太尊的何大人？”

“正是。这位就是何二公子。”

“何二公子？”壮汉木然。但只是瞬间，他又大喊：“哈哈哈哈哈……合当我今日来了运气，要发大财！没有换说的，将何二公子留下，你速速转回，取纹银千两，来换公子。若来迟了，哼！恐怕公子他——”壮汉双腿夹紧马肚，那乌锥马前蹿两步。他顺手牵羊，轻轻一提，何珠玑已被他拖过马去。他左手抱定何二公子，右手从靴中抽出一把尖刀，刀刃对准何二公子的喉咙。“你若来迟了，何二公子可要到鬼都走走！”

何珠玑魂飞魄散，死死闭上二目。

于煌更是惊骇，说话都发抖了：“义士！好汉！我去取银，我去……”

不待于煌话语吐尽，倏然，不知何处飞来一粒泥丸，不偏不斜，正击中壮汉右手背上。“咣当”一声，尖刀陡落。

壮汉叫了一声：“呀！”只见从紫薇林中跃出一个女子。“强人休得撒野！放下何二公子！”声如珠落玉盘，又脆又亮。

壮汉忙将何珠玑放下，细看这突如其来的女子：正在二八妙龄，眉如弯月，眸赛墨玉，鼻若玉葱，嘴似含丹。面上虽无笑容，两个笑靥依然陷得很深。他忙倒勒马缰，乌锥马后退了几步，端坐鞍上，做出了应招架式，只等这个小女子进招。

这女子先看了看何二公子，并未损伤半根毫毛，似乎无心再与壮汉交手比试。她道：

“无耻强人，看你身戴重孝，必有亲人殒命，还是快奔丧事去吧！”

壮汉倒吸了一口凉气，暗忖：好厉害的丫头，她已窥透

了我的心思。哎，跟一个女流比试，我若胜了，有何光彩？倘若一招不慎，败在她的手下，我这脸面往哪搁放？忖着，面上羞赧，脸红过了耳根。但他口硬，道：

“好好好！待我办事归来，再收拾你这丫头片子不迟！”

壮汉欲驱马离去。

“慢！将你的兵刃带走！”

这女子用足尖勾住刀柄，只轻轻一挑，尖刀腾起，直向壮汉飞去。壮汉接刀，暗暗称绝。不禁再偷眼瞥那女子，忽觉面熟。又想起方才她那飞打泥丸之功，陡想，莫非这女子是洪晓瑜？顿时，他面红耳赤了，忙收回了目光，打马而去。

壮汉疑这女子是洪晓瑜。果然是她！只是她此时已更姓改名，姓姜名红羽了……

说来话长。十二年前，直隶沧州，有一西陆村。村中有一洪姓人家，户主洪之森是个屠夫。他每日杀猪，收拾干净了，担到宜铺镇上去售卖。他干的虽是杀生活计，心地却极善良。村里无论哪家，只要日子拮据，生活恹恹，他必给以周济，送肉送粮。在镇上卖肉，遇到那乞讨儿，他也不吝惜钱财，多少也要施舍一些。因他仗义，交下了许多好友。尤和本村的柳开泰、宜铺镇的仇三济交情最甚，三人结拜，成了桃园之好。

这沧州府不比别处，无论老少男女，人人都好习耍刀枪棍棒，京津的镖局里边，镖师多是沧州人氏。洪之森自小随父习武，家传飞打弹丸神功，百发百中，十分了得。后来，他与金兰兄弟柳开泰、仇三济又叩头拜了镇上武林名家，江湖人称“小义公”的鲁安泉为师，武功日益精湛。小义公鲁安泉家喜他秉性纯厚，资质聪颖，便将女儿鲁飞艳许配于

他，做了他的妻室。

鲁飞艳岁在二旬，身材窈窕，面如桃花，更有一身好武艺。只是生性轻佻，暗中与二人私通苟合。一是其表兄吴七云，一是洪之森的大盟弟，自己的师兄仇三济。瞒了当家的，尽干些少廉寡耻的勾当。

这年孟春，一日，洪之森卖肉顺当，早早肉净案光了。他挑担回村，不曾进得自家小院，年仅四岁的小女儿洪晓瑜扑了过来。

“爹爹，我的表舅父又来了。他跟娘说，要给你做好吃的呢！”

洪之森撂下肩上担子，扶住女儿双肩，亲了一口她那红红的嘴巴，问道：“做些什么好吃的？”

“烙糖饼。”洪晓瑜道，“表舅父带来了一包白糖，白白的，让娘合在面里了。”

“白糖？”洪之森顿生狐疑。

“是白糖。”洪晓瑜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用小手比划着“这么一大包子呢！”

“走！”洪之森拉着女儿，“去看看你的表舅父。”

洪晓瑜站立不动，说：“爹，我姑妈也来了。”

“哦，她也在房中？”

“姑妈走了。”洪晓瑜将手伸进贴身衣袋，掏出一张折叠着的黄纸，说，“方才我的姑妈走了，不大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她把这纸放进我的怀里，让我在门口等你回来。还告诉我，不许把这张纸给娘看的。”

洪之森将那黄纸展开，见上边字迹密密匝匝，认识是妹妹洪敏森的字迹，便凝目细端：

妹来看望兄嫂，全不在家。房中只有
一陌生男子，他称是嫂嫂的表兄。见到
我，他言语轻佻，目光猥亵。我觉出不
妙，正欲离去，不料他先我一步，将我拦
在房中，要我依他……。一个纤弱女子，
无力抗争，如今贞洁已失，还有何脸面存
留世上？痛不欲生，妹只好与兄不辞而别
了……

分明是封遗书，洪之森读罢，怒火中烧，钢牙咬碎，那
封遗书攥在手里，已攥出了汗渍。顿时，他恍然大悟，想女儿所
讲，合在面里的哪是什么白糖，分明是索命的信石！他将妹
妹遗书揣进衣袋，随手从担中抽出一把屠刀，向院内奔去。

吴七云色胆包天，奸污了洪敏森。事过之后，也诚惶诚
恐。万般无奈，他将此事告知鲁飞艳。她听罢更是诧异，倘
若洪之森知晓，如何能放过吴七云？而吴七云粉面清秀，潇
洒倜傥，她怎忍心看他亡在洪之森之手！正在担惊，吴七云
掏出了一包信石，要她烙死洪之森。事已至此，再无良策，
鲁飞艳无奈，才烙了一摞药饼，只待洪之森归家，送他上西
天路。此时，她误以为洪之森仍在镇上沾肉，女儿在院外玩
耍。便骂着吴七云“狼心”，偎依进了吴七云的怀中。

倏然，洪之森破门而入。
奸夫淫妇不曾提防，见洪之森手持钢刀，攘臂瞋目，知
事已败露。顿时惊得面无人色了。吴七云推开呆愣的鲁飞
艳，欲夺门而走。

洪之森岂能放他逃生？流星两步，手中刀起。吴七云也

非等闲之辈，他见钢刀盖顶而来，慌忙使个“白兔倒纵”，闪了过去。

钢刀劈空，洪之森想再举刀劲劈已经不能。因他用力过猛，那钢刀已陷泥土之中，刀柄脱落了。吴七云不甘束手待斃，横扫过来了扫堂腿，来势凶猛。洪之森立时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不待他落地，吴七云也跃起，并在半空中双飞腿，要置洪之森于死地。好个洪之森，并不显慌乱，先使招“锦鸡抖翅”，架住了吴七云那飞来之腿。马上又一招“犀牛望月”，吴七云见势不好，使招“鹞子钻云”。本来，这招能防过“犀牛望月”一式，只是他动作迟了半步，不提防洪之森又攻一手“黑虎掏心”。吴七云猝不及防，前胸已被重重击中，立时口吐鲜血，倒地身亡。

戳了奸夫，洪之森欲再收拾淫妇鲁飞艳，却早已不见了她的踪影。他跃身欲追，不曾跨过门槛，“哇”的一声，洪晓瑜失声痛哭，哭声恸天。这悲切之声直刺他的五脏六腑。他忙抱起女儿，抱得紧紧，生怕她失掉。顾眼屋内，尸首横卧，血染黄土，他怎忍让女儿再睹这血腥场景？他抱着女儿跑出院门，去找柳开泰。

柳开泰小洪之森五春，两个即是桃园结义弟兄，又同承一师。他见师兄怀抱晓瑜，神色不宁，慌张而至，先吃了一惊。洪之森并不隐匿，虽是家丑，也尽都言出。柳开泰听罢，吓得目瞪口呆。但只刹那，便镇静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他道：

“师兄，人命关天，你闯下了杀身之祸！此地不可久留，快！你速离这沧州吧！”

“这……”

“师兄还有什么多想的，将晓瑜给我留下，你到直隶武清汝环村，投我姑夫赵二水，他孤单一人，你正好与他为伴……只是这武清也属直隶所辖。师兄须更名改姓。记住，你更姓为姜，名唤岑叶。晓瑜改名红羽。还有，你把敏森妹妹遗书交我，自有用处。”

洪之森二目呆柯，滞滞地望着女儿。洪晓瑜似很懂得事理，她眼也不眨，瞅着爹爹，抑住泪水，一声不响。

柳开泰将洪晓瑜抱过，催促道：“师兄，走吧！不出个月，弟将晓瑜送到汝环！”

怎可将女儿丢下？洪之森双脚似被钉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柳开泰见他无有走意，激他道：“师兄，非是小弟口冷，堂堂丈夫，淫妇不诛，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这个……”洪之森被激，脸上滚烫，“噗通”一声，跪倒尘埃，双手抱拳胸前，“师弟，我走了！”言毕，他腾身蹿出房外。这时，身后蓦地传来洪晓瑜叫“爹”的声音，如万箭穿心，好不凄楚，他顿住了脚步。忽地思到柳开泰所言“淫妇不诛，有何脸面活在世上，”他一狠心，头也不回，只“哎”了一声，猛然跺脚，“我走了吧！”

离了西陆村，先到了宜铺镇。他叩开了泰山家门，不曾开口，已泪洒衣襟了。

“岳父大人……”他双膝跪地，把家中之事俱都言出。

鲁安泉听了，大惊失色。他心如刀割，止不住也老泪纵横了。

“贤婿，我养了这等贱女，实是家门不幸。不过，她等淫逸害命，天理不容。你若报官，也就免了杀身之罪。哎！事

已如此，悔之晚矣，你……你快快逃去吧！那贱女只要踏进我这家门，我绝不宽容于她！”

“多谢岳父大人！”洪之森不敢再多耽搁，叩了两个响头，挥泪而别。

翌日，莫说沧州，就是四邻各县，如泊头、青县、黄骅、河间……都贴出了告示：缉捕杀人凶手洪之森。告示上描摹出他的画象，书写着他的特征：在右膝盖下有一伤疤，携一四龄女童出走……

洪之森未带女儿，只身行走，并未引人注意。一路倒也安然，顺利地到了武清汝环村，投了赵二水。这位老人格外善良，待他有如亲生。倒让他寸心铭感。一晃半月有余，只是女儿洪晓瑜让他放心不下，时时系念。

洪之森怎知，这半月洪晓瑜未受点丁委屈。原来，那日柳开泰将洪晓瑜留下，即刻送她到了自己的姐夫家，而后返回师兄家中，拣了几张药饼，带着洪敏森遗书，到县里报官去了。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如果他人报案，不知真情，师兄洪之森更会蒙冤。一切料理停当，又避了几天风声，才接了洪晓瑜赶到武清汝环村。

洪之森见了女儿，自然欢喜不尽。从此，更名为姜岑叶、姜红羽的父女两个，在汝环村落了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半年过后，赵二水突染伤寒，不幸殁去。姜岑叶重孝披身，尽心送终。就连那洪晓瑜也哭得死去活来。姜岑叶成了赵院的主人。一切虽都称心，只是淫妇鲁飞艳时时在脑中出现。每每想起这个贱女人，他就发指毗裂，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方可解心头之恨。但女儿尚小，丢弃不下，也就难以离家去寻那淫妇了。他还思虑，自己终是个

杀人凶犯，万一案发，即使身陷囹圄，凌迟车裂，也无有什么。只是大仇未报，遗恨无穷。莫若将一身武艺教授女儿，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报仇大事，也好寄望红羽。于是，他将那原有的秫秸插的院墙拆了，重筑高墙。每日三更起床，在院中空地，教女习武。姜红羽天资聪颖，秀外慧中，学一知十，上进飞快。姜岑叶很是欢愉陶然，又将祖传弹丸神功传授给她。为练功夫，父女常到紫薇林中，以飞鸟为靶。眼见女儿飞打弹丸纯熟，已弹无虚发，姜岑叶喜不自禁，笑脸常开了。

今日，姜红羽一人到紫薇林练功，练罢回家，恰遇何二公子被那壮汉拖过马去。她怕何珠玑难脱劫难，做刀下之鬼，才把弹丸击出……

何珠玑得救，于煌管家喜笑颜开，他连忙翻身下马，谢道：“原来是红羽姑娘。你又救了我家二公子，大恩大德，终生难报呀！”

姜红羽淡淡一笑，道：“哪有见死不救之理？于大叔，话说得远了。”

她对于煌说话，二目却不时偷窥何珠玑。她心里在讲：莫说救何二公子一次两次，即使救他千次百次，又有何不该呢？

限自乘其理不替册，燕想分可史父和半姜叔人大部与同人大时，直想治和姜姜叔，燕衡和姜姜叔时想下，想游家婆。下来中机候支父册姜常想册，保融姜更李，莫只容册了面斗游游译姜姜，只册半武，水册更切

第二回 二情人紫薇林终身私订

小义公遭厄运命染黄泉

原来红羽姑娘早已是二公子的救命恩人。这里有一段往事。

何二公子九岁那年，随何大人回到汝环村，离开京都，初到乡下，看到茅屋草舍，灶台炊烟，田中五谷，流水石桥，无不觉得新鲜。一日过午，他偷偷出了府门，走到了村外。正值夏日，暑气薰蒸。他见一个方正水坑中，有几个孩童正戏水翻扑，尽情笑耍。情不自禁，他也脱去衣裳，步入水中。顿时，身上凉快许多。他一步一步要靠近那几个孩童，不料脚下不稳，一个趔趄，倒在水中。水并不深，但慌忙之中，他已乱了方寸，大水无情，直灌得他只有进气无有出气，奄奄一息了。千钧一发，一个孩童向他游来。似条银鱼，水中飞梭，水面泛起金色浪花。那孩童靠近何珠玑，把他从水中提起，借助水的浮力，托他到了岸边。这才救了他的性命。何府上下俱没想到，救二公子之人竟是黄毛丫头姜红羽。

何卢松大人对姜岑叶父女万分感激，便备下厚礼亲自到姜家报恩。不想却被姜岑叶谢绝。对姜岑叶的耿直，何大人更受感动，也就常邀他父女到府中来了。

时光流水，九年似风。姜红羽渐渐长成了花容月貌，亭

亭亭玉立的女子。年方二八，正是这个年岁，使少女脸上蒙了一层无形的面纱，想与何二公子玩耍笑语，朝夕相处，却又羞于见他了。故而也极少再迈何府朱门。见不到姜红羽，何珠玑更是神魂颠倒。只因何府家规甚严，何大人不准他私离府门，他虽想姜红羽，却又不肯轻举妄动。猛然间分手，有切肤之痛。但总无机缘与姜红羽会面，叙说衷肠……

何二公子千万没想到，突然间见到心上之人，竟是在这紫薇林边，并且又是得她救命大恩。

他收拢了惊魂，目不转睛，聚神端盼着姜红羽，他觉得她更娇艳了，妩媚之中，又含一种洒脱。

偏在这时，于煌管家道：“二公子，依小的之见，今日暂回府压惊，明日再去天津卫。”

仿佛何二公子这才发现他和姜红羽之间，还站着一个人于煌。他心中暗骂，太可恶了！天地这般大，这个老东西为何偏偏也在这里！

“这个……”于煌催他回府，他踌躇难决。初次离开汝环村，似出笼之鸟，他真想早早飞到天津卫。但只要动身，于煌便不离左右，如何能跟红羽姑娘倾吐心肠？倒不如依了于煌，也可钻钻空子。他道，“也好，你先回府，我随后就到。”

于煌哪敢先行？若再出了意外，他吃罪得起？

“二公子，我陪你一同回府吧！”

何二公子岂不知管家心意？于煌虽是好意，却妨碍了他的好事。他嗔怪说：“于煌，有红羽姑娘在此，你有甚可不放心的！”

姜红羽听了，含羞一笑。